



【思想如虹】

汽车带给我们的,到底是如汽车厂商宣扬的“自由的解放”?还是从此被汽车捆绑?

# 别哭,开车的人

马虹政

自从1883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百余年来,汽车实现了人们的N种梦想。

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推动汽车开进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仅改变了国人的出行方式,也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房有车”成为评价成功与否的形象化表述,也成为丈母娘挑女婿的条件之一。

作为有车一族,我很想说关于“车”的那些烦心事。

2014年12月29日,深圳市政府开始秘密谋划实施汽车限购,可还是有车商提前获得风声,六点钟限购,我朋友抱着现金,以高出平时近20万之资,于五点半抢得豪车一辆。而另一位朋友却在阴阳错中,失去了再买一辆车的机会,订金交给车商,买不了也

退不出,与车商纠缠到次年3月,就差对簿公堂,才把订金要回来,车没买到,人却搞得精疲力尽。

车到手了,先别高兴太早,还有行车之堵、停车之难、用车之烦等着呢。

行车之堵还用我说吗?深圳民间流传的“英雄难过梅林关”,“水深火热的布吉关”,快速增长的汽车饱和量,硬生生把原本的南坪快速,堵成南坪龟速,深圳交警和交通广播的路况播报,每到周一,“堵堵堵”已是新常态,“限购”试图以行政手段解决一部分堵车的现实困境,间接利好于环保;交管部门也做了努力,拉链式通行、左转车辆的借道通行等技术手段,以期提升道路通行率;规划部门钻山洞挖隧道架天桥,希望对“堵车”困局有所改善,可我们还是被堵在高峰期的路上,可见,限购似乎对堵车没有太大改善……人们说“香港地儿更小,为啥不堵

呢?”先看看这组数据,引自深圳交警微博“截至2015年7月20日,深圳汽车保有量312万辆,居全国第三”,这第三的地位,摊在深圳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度不敢想象。再来看香港的数据,截至2014年统计显示为70万辆,约为深圳的五分之一。日本文学中关于交通路线的描述总是不厌其烦,侧面反映出日本公共交通的发达。而我们一边是有限的道路资源,一边是落后的公交系统,于是普通车主只好一边抱怨着堵,一边照样点火上路,为“堵”添上一分力量。

停车之难,数据说话——2014年深圳全市停车位总计约104万个,相比312万的机动车总量,缺口达三分之二,数据冰冷,现实荒诞。为了停车,各出奇招,比拼智商,有个笑话说,在开车人眼里,什么消防通道、行车道、人行道、绿化带,全是一个个自带停车

划线的车位,经验老到者,一眼扫过就能估算出那块空地能停几辆车,是侧着横着还是竖着停。相关部门化解停车难也出了些“奇招”,车主和网民如何评价,看看汽车论坛就足够了,呵呵。想问问各位,拖欠八九年的咪表收费,顺利退回账户没?停车难,不独有深圳,春节期间去广州走亲戚,眼着有门不得入,保安指示小区没有车位,亲戚也指引我们停在路边,每小时12元,每日最高96元,那天离开时我们交了84元停车费。亲戚将自己私家车停回老家,把已购的小区车位以每月1100元出租他人,这停车成本令人咋舌。日本地少人多,停车费水平接近深圳,日本人民开发出很多微型升降停车场,看起来就像玩具一样,连自行车停放也设置为分层,以期充分利用空间。

用车之烦。车辆保养年检(的猫腻);购买保险时吹得天花乱坠,而理

赔时步步为营;轻微的路上磕碰,吓破胆的交通事故、或遭遇不靠谱之战战兢兢的新手,或倒霉碰上左冲右突的路怒症司机,感觉处处是坑,甚至龙华街道上突然冲出来的电动车,让车主直叹“开车的才是弱势群体”;长途自驾时遭遇的违章钓鱼;车从未出过深圳呢,千里之外道遥跑着你的同款套牌车,而违法的账都记在你头上;就算你不上路,老老实实停在小区里吧,偶尔无辜遭车门被划、轮胎扎钉,让你防不胜防,想理赔,从报案开始,有一整套程序等着你,多数人选择自认倒霉了……这一数,根本打不过。汽车貌似很强大,其实一点儿也不。

汽车带给我们的,到底是如汽车厂商宣扬的“自由的解放”?还是从此被汽车捆绑?这个问题,理应认真想想。

(作者系深圳自由撰稿人)



【第三只眼】

或许今后应该考虑放弃一些便利,去获得生活的相对安全性。

# 互联网支付:玩的就是心跳?

田楠

晚上21:41,我正披着被子窝在床上上网,两部手机的屏幕同时亮起:“您的Uber司机正在途中,将于2分钟后抵达。”

对于一个已经要洗洗睡了的用户来说,这可不是什么人工智能时代的远程服务。紧接着,司机的电话就打进来了。我满以为是Uber的系统错乱了,取消一个,紧接着同一陌生地址的打车行程再次被发起。直到第N个司机打进电话说刚刚下单并且打电话的乘客并不是我,我才意识到:我的账户被盗了。

接下来就是一场狙击战,他叫车,我取消。来来回回好似拉锯,乐此不疲。直到我在更改联系电话的时候,软

件闪退,再次登录的时候发现电话已经被改成了一个陌生的手机号,我被踢出了战场。

自从把支付宝账号给了一个互联网软件公司办理退款,我的各种账户就开始接连被盗。

随着网络支付以铺天盖地的架势不断占领支付场景,网络支付的安全问题也日渐凸显,尤其在国内信息安全系统尚不健全的大背景下,呈几何级数递增的支付大数据更是令网络支付的载体承受着更为复杂的考验。网络支付给用户带来的心动,很容易就会变成了心惊胆颤。

移动支付在改变了付费方式的同时,也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犯罪手法。原来通过电话或者QQ行骗,还要必须跟用户有语言上的对话和交流,只有骗取

信任下一步才能套出卡号和密码。然而移动支付下的犯罪完全就是纯技术竞争,只要花钱买来账号,剩下的就是技术手段的一一攻破。虽然那个在同一时刻跟我使用同一账号的盗取者,看上去我们只是两个都想抢夺控制权的电话号码而已,但实际上网络的那头,抢钱的犯罪正在上演,暗夜的远方隐隐腾起拼速度、拼技术的杀气。

比钱财安全更加深远的是个人数据的安全。到现在,人们探讨的已经不是电话号码或某个账号属于不属于个人隐私,因为大数据已经海啸一般吞噬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类热捧可穿戴设备,已经连睡着的时间都要进行监测,更别提日常活动时产生的数据了。通过精准重现一个个体24小时产生的数据,技术手段已然比你更了解你。每个

人的数据微不足道,但集合起海量的个体数据却可能意味着颠覆性的改变。亚马逊甚至已经推出了“预先送货”服务,通过研究用户的购物记录,预测其将购买哪种商品并提前送出。

如果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被以反社会的手段操纵,那是更为令人胆颤心惊,所以现在讨论的焦点已经从个人隐私的界定,转移到如何保护个人数据被合理支配并不受滥用。

目前我国的第三方支付机构,风险控制能力的发展绝对赶不上其吸粉的速度,对于资金的各方面保障手段也不及传统金融机构。国内网络支付, P2P等互联网金融模式松散生长,监管方面的立法还相对滞后和不完善。除了单纯规范市场准入的静态标准,在交易过程中对网络支付的

动态监管还是显得十分薄弱。

另外,我国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在风险保障金制度以及防范洗钱、欺诈等行为上,也仍然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在美国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要受到各州和联邦政府的多层次监管,在消费者隐私上,一旦没有外包的金融类机构有出现数据泄露,都会作为不公平贸易进行严厉的处罚。

在一晚上无硝烟的战斗中,最后我方以过人的速度和超常的耐力获胜。再次打开Uber,发现记录里对方连续17分钟共发起了7次叫车行程,大部分每次只间隔一到两分钟,但都被我一取消了。最后在战斗总结中,我方写道:“或许今后应该考虑放弃一些便利,去获得生活的相对安全性。”

(作者系资本市场研究人士)



【月薪一族】

早上醒来看到岿然不动的车子,李如兰中奖的快乐荡然无存。

# 中奖的烦恼

闫玲月

现在的教育培训机构真会赚钱,为了让家长提前报名缴费,每次都要搞个抽奖活动,学生们自然不肯放弃得奖的机会,怂恿父母多报几门课早些缴费,报一门给一张奖券,以此类推,奖品无非是文具玩具,每次也都有个特等奖,价值几百元,很多学生是奔着特等奖去的。李如兰扭头看对面的奖品区,一辆黑白相间的山地车鹤立鸡群般立在那里,不用问,这就是特等奖奖品了。难怪女儿昨晚说这次要是能得一辆山地车就好了。李如兰笑着摇摇头,她不信这个雨点会落到她头上。

终于开始抽奖了,龙长慢慢向前蠕动,快到李如兰了,她焦急地左顾右盼,还是不见女儿身影。看看时间,不能再

等了,女儿下节课又要上课了。李如兰将收据递给老师,摸出四张兑奖券。

展开第一张,三等奖,第二张,欢乐奖。看来又没大奖希望了,索性都打开。一张写着特等奖的兑奖券在李如兰手指尖发抖,果真被雨点砸中了?会不会有几个特等奖呢?李如兰去兑奖区问老师,年轻的女老师看到她拿着特等奖兑奖券,大声尖叫,特等奖产生了!恭喜你,家长,奖品就是这辆山地车。周围孩子们羡慕的眼神从车子上挪到她身上,像一道道阳光,李如兰沐浴在阳光里难以自拔。

宝贝,看看这是什么?李如兰拿着特等奖兑奖券向匆匆跑来的女儿招手。哇,妈妈你真棒!女儿搂着她的脖子跳起来,并马上将好消息与身边的同学分享。女儿匆匆兑换了几个小奖品,就跑进教室上课了。李如兰面对

山地车犯了难,这家伙个头不小,又不能折叠,要想搬下楼比较吃力,于是和老师打好招呼,先暂时寄存这里,等有时间再取。

晚上一家三口商量如何处置山地车,女儿坚决要留下自己骑。李如兰反对,你都不会骑车,个子矮腿不够长,万一摔下来就麻烦了。女儿瞬间嘟起了嘴巴,我的奖品我做主!丈夫也帮女儿说情,孩子喜欢就留下吧。李如兰不满足地瞪了他一眼,你们看看,这个家还容得下一辆单车吗,放哪里?丈夫顿时不吭气了,这么多年一直没买房,租房面积越来越小房租却越来越贵,家里实在是拥挤不堪,再加上一辆单车,只怕走路都要磕碰。要不就转让算了,价格要低点,总归也是赚的。李如兰在网上查了一下这款车型价格,最后和丈夫商定出手价400元,李如兰对女

儿说,这是男孩子喜欢的山地车,要么你问问同学有没有想买的。女儿送她一个白眼,你可别让我和同学做交易,谈钱伤感情,除非你白送人家。李如兰说,400元的单车白送人,真是不懂赚钱多辛苦。

看来只能在自己朋友圈想办法了。她将网上同款车子图片贴上去,并说要优惠转让,马上就有朋友来问。400元太贵了,又不能折叠,兰兰,200元卖我吧,就当哥们帮你分忧了。李如兰看到说话的是平时在群里和她聊得最起劲的王松,这个油腔滑调的人,只肯出200元还说帮她分忧。李如兰马上答复说,这是新车,你当是二手货呢。王松发了一个撇嘴的表情说,不信你400元能卖出去,这年头为了钱都不顾朋友情分了。李如兰气得手指发颤,什么人啊,一个男人为了区区

200元就翻脸,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

培训机构催促李如兰赶快将车子取走,她只好让丈夫将单车推了回来。李如兰家与另一家合租的房子,两家有一个公共门廊,索性就将单车先放这里吧,总比推进自己房间强些。

单车放进门廊才两天就出事了。隔壁邻居的小男孩禁不住好奇心驱使,这摸摸那碰碰,后来干脆用手撬,车子被推倒,小男孩也被砸破了脚。邻居两口子对儿子视若掌上明珠,平素两家没什么来往,这次兴师问罪来了。李如兰又是赔礼又是掏医药费又是买营养品,总算让隔壁邻居熄了怒火。

单车被请进了卧室,每天晚上与李如兰抵足而眠。早上醒来看到岿然不动的车子,李如兰中奖的快乐荡然无存。

(作者系深圳作家)



【让思绪飞】

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分享经济,应该是进入门槛低,人人都能参与,人人乐于其中。

# 一张牌照

宦叶飞

自打滴滴、Uber出现以后,楼下的李师傅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李师傅是安徽人,在北京开黑车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小区里的很多住户都是他的常客。以前通州这边出租车少,黑车还是很受欢迎的,加上李师傅人和善,约车的都是熟客,收入还算不错。但是从去年开始,一切都变了,大家都开始用叫车软件,方便价格又低廉。李师傅现在很难接到单。

问他为什么不安装个滴滴软件,他说因为他是河北牌照的车,在北京无法安装滴滴。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被逼在生存小角落里的李师傅必

须要考虑转行了。

身处这种境地的不仅仅是李师傅一个人。

而拥有北京牌照的滴滴司机们显然是非常享受这个工作。年前去火车站叫了辆滴滴,车主是北京人,一路跟我们聊滴滴,滴滴不仅仅让他挣了钱,还给了他一个正经的职业身份,原来他就是个黑车司机,属于违规经营者,而现在在快车司机,特别有职业的自信。滴滴每天按照工作量给予奖励,他工作起来非常有热情。还有就是觉得再也不用跟顾客划价了,自己的服务态度都好了很多。

现在不仅仅是黑车司机转行成了快车司机,很多有工作的人觉得好玩

也做起了兼职,他们说这叫享受和陌

生人交往的乐趣。

相比之下,李师傅真是有点悲催了,而让李师傅们身陷窘境,其实就是那一张牌照,没有北京户口,李师傅无法参加摇号,即便有户口,摇号到牌照的概率也很小,新能源车不需要摇号,但依然需要有北京户口,这让李师傅很发愁。这张小小的牌照不仅影响了李师傅,其实还影响到了我们以及邻居以及身边的人,我们早晚高峰开不了车,平时还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办进京证,邻居家是高价租了一个北京牌照,而这一切负担本来是不应该存在的。

如果一个政策出台后的结果是对

生产者消费者的利益生活都造成影响,它肯定不是一个好政策。

据我观察,在一个经常拥堵的路口,不是因为车多,而是因为路口设计不合理,无路疏通,这样的局面已经存在很多年,但是却丝毫没有改变,事实上如果在哪个路口开一条地下隧道,拥堵会立刻消失。

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力之低下让人惊讶,当然,建房子的速度之快也让人惊讶,行政管理之粗暴也让人惊讶。

在目前政策无法调整改变的情况下,如果有北京牌照的闲置车辆愿意出租给李师傅的话,在租金适当的情况下,无奈的李师傅大概也是会接受的吧,虽然戴着镣铐但也能跳舞了。但

是目前好像还没有这样运作的平台。

互联网自打出世以来,就以他的共享精神迅速传播推广,而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分享经济,应该是进入门槛低,人人都能参与,人人乐于其中,以使闲置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利用,那目前一些政策的壁垒很显然是把一部分人已经排除在了游戏规则之外。

在新经济形态下,政府也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思维,以服务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理念去制定政策,完善管理的漏洞和细节,而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简单管理而一味委屈消费者和生产者,毕竟我们都愿意见到分享经济下那一张张喜笑颜开的脸。

(作者系北京自由撰稿人)